

原文：Fuentes, A. (2023). *Here's Why Human Sex Is Not Binary*. [online] Scientific American. Available at: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eres-why-human-sex-is-not-binary/> [Accessed 3 May 2023].

作者：奥古斯丁·富恩特斯（Agustín Fuentes）

译者：许颢頊（she/they）

##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性不是二元的

### (Here's Why Human Sex Is Not Binary)

卵子不等于女人，精子也不等于男人  
(Ova don't make a woman, and sperm don't make a man)

有一些人，包括政客、专者（pundits）和甚至一些科学家，坚持认为我们的身体是否产生卵子（ova）或精子（sperm）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关于性（sex）的全部内容。TA们断言，男人（men）和女人（women）是由TA们产生的这些配子细胞（gamete cells）定义的，使TA们成为一种独特的生物二元配对（a distinct biological binary pair），而我们的法律权利和社会可能性（legal rights and social possibilities）应该由这种划分产生。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很简单。

去年的最高法院法官就任听证会（Supreme Court confirmation hearings）上演了这一争论（played host to this contention），共和党国会代表们（Republican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ves）对被提名人（the nominee's）拒绝定义“女人”感到不满，于是自己给这个词下了定义；TA们想出了“较弱的性（the weaker sex）”、“母亲（a mother）”和“无屌人（no

tallywhacker”。也就是指人类的性（human sex）是建立在制造精子或卵子的生物二元论（a biological binary of making either sperm or ova）上的，这也是所有这些说法的基础。

这是很糟糕的科学（bad science）。配子的生产并不能充分描述动物中的性生物学（sex biology in animals），也不是女人或男人的定义（the definition of a woman or a man）。

关于一个物种如何制造配子，动物王国并不局限于只有一种生物二元论（only one biological binary）。从科学上讲，具有生产卵子能力的动物一般被称为“女/雌性（female）”，而精子生产者则被称为“男/雄性（male）”。虽然大多数动物物种属于“两种类型的配子（two types of gametes）由两个版本的生殖道（two versions of the reproductive tract）所生产”的模型，但许多动物并不是这样。一些蠕虫产生两种。有些鱼开始产生一种，然后转为另一种，有些在它们的一生中来回转换。甚至有的蜥蜴已经完全取消了一种类型（done away with one type all together）。在我们的哺乳动物中，它们的自由度较低（less freewheeling），这是由于泌乳和活产的双重约束（the twin constraints of lactation and live birth），配子与身体脂肪（body fat）、体型（body size）、肌肉、新陈代谢、大脑功能等等之间存在不同的联系。

虽然精子和卵子很重要，但它们并不是生物学/生物体的全部（the entirety of biology），也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性的全部知识，尤其是人类的性（human sex）。

让我说清楚：我不是在争论性生物学/生物体的差异（differences in sex biology）不重要。它们确实重要。我也不是在断言生殖生理（reproductive physiology）不是所有动物生命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人类是哺乳动物，妊娠和泌乳的具体细节（the specifics of gestation and lactation）需要，塑造着人类的生理结构、社会和经验（human physiologies, societies and experiences），的身体差异（bodily differences）。但即便如此，大多数身体系统（bodily

systems) 在大配子 (卵子) 生产者和小配子 (精子) 生产者 (large (ova) and small (sperm) gamete producers) 之间有广泛的重叠, 而与生育和照顾后代 (birth and care of offspring) 有关的生理和行为之模式 (the patterns of physiology and behavior) 在不同的物种中并不是普遍的。例如, 在许多哺乳动物物种 (mammal species) 中, 卵子生产者承担大部分的婴儿护理 (the infant care)。但在一些物种中, 精子生产者会做, 并且在极少数物种中它们甚至会泌乳。在其它物种中, 各性 (both sexes) 都有大量的投入。

底线是, 虽然动物配子可以被描述为二元的 (binary) (两种不同的类型的二元 of two distinct kinds), 但产生它们的生理系统、行为和个体 (the physiological systems, behaviors and individuals that produce them) 却不是。一组生物学家很好地总结了性生物学的这种现实 (this reality of sex biology), TA们最近写道: “依赖 关于性的严格二元分类 (strict binary categories of sex) 不能准确地捕捉 性的多样和细微的性质 (the diverse and nuanced nature of sex) ”。

我们知道, 人类表现出一系列与性生物学/生物体 (sex biology) 有关的生物和行为模式 (b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这些模式既有重叠也有分歧。生产卵子或生产精子并不能从生物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告诉我们一切 (甚至无法告诉我们大多数), 关于一个人的育儿能力 (childcare capacity)、持家倾向 (homemaking tendencies)、性吸引 (sexual attractions)、对文学、工程和数学能力的兴趣 (interest in literature, engineering and math capabilities) 或对八卦、暴力、同情心、身份感的倾向 (tendencies towards gossip, violence, compassion, sense of identity) 或对体育的热爱和能力 (or love of, and competence for, sports)。配子和配子产生产理结构 (gamete production physiology) 它们本身只是人类生命整体 (the entirety of human lives) 的一个部分。大量的数据和分析支持这样的论断: 性在人

类中是非常复杂的，对人类性生物学/生物体（human sex biology）的二元论的和简单化的阐释（binary and simplistic explanations）要么是完全不正确的，要么是基本上不完整的（substantially incomplete）【这个链接中的文章译者有翻译，见 [https://www.douban.com/note/787910983/?\\_i=3310753DNaovg6](https://www.douban.com/note/787910983/?_i=3310753DNaovg6)】。

对人类来说，性是动态的（dynamic）、生物的、文化的，并且与我们的环境、生态以及多种生理和社会过程（multiple physiological and social processes）交织嵌入在（enmeshed in）反馈循环（feedback cycles）中。

因此，当有人说“一个生物有机体（organism）的性是由其产生的配子（精子或卵子）的类型（the type of gamete it has the function of producing）来定义的”，并认为法律和社会政策（legal and social policy）应该“植根于身体的属性（properties of bodies）”时，TA并没有真正在谈论配子和性生物学（gametes and sex biology）。TA是在争论一种，基于对于生物学的错误表述（a false representation of biology）的，规定什么对人类来说是何为“自然的”和“正确的”的特定的政治和歧视性的定义（a specific political, and discriminatory, definition of what is “natural” and “right” for humans）。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种对生物学的错误表述过程（this process of misrepresentation of biology）曾经并仍然被用来拒绝承认女人权利（women rights），用来为法律和社会上的厌女和不平等（legal and societal misogyny and inequity）辩护，用来为奴隶制、种族化、种族主义辩护（justify slavery, racialization, racism），并用来强施（enforce）多种形式的歧视和偏见。今天，对何为生物学的不诚实赋属描述（dishonest ascriptions）被用来限制女人的身体自主权（women’s bodily autonomy），广泛地针对LGBTQIA+个人，以及最近攻击变性/跨性者和跨性别者的权利（the rights of transexual and transgender people）。

鉴于我们对动物和人类生物学的了解，仅仅根据一个人所生产的配子而将人类的性表述为二元（represent human sex as binary）的努力不是关于生物学的，而是试图限制谁在社会中算作一个完整的人（a full human）。

这是一篇观点和分析文章（*an opinion and analysis article*），作者或作者们所表达的观点不一定是《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观点。

关于作者：

奥古斯丁·富恩特斯（Agustín Fuentes）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他是《我们为什么相信：进化和人类的存在方式》（*Why We Believe: Evolution and the Human Way of Being*）和《种族、一夫一妻制和TA们告诉你的其它谎言：打破关于人类本性的神话》（*Race, Monogamy and Other Lies They Told You: Busting Myths about Human Nature*）的作者。